

具中國味道的依納爵風格領袖元素

傅南渡著
陳德康譯

身為基督徒，我們蒙召度能推動社會公義的信德生活。我們如此生活時，需要不斷學習如何在極困難和富挑戰性的情況和環境裡，作出宗徒性或影響生命的重大決定。面對此種處境時，各式各樣的情緒、圖像、想法、不同或可能的行動，充斥我們的感覺、想像、心神。此時，作為團體或機構的領袖，需要有經仔細分辨及扎實的知識，幫助我們將所有這些元素整合，好能按天主的聖意做好決定。



何謂扎實可靠的知識？怎樣學習得到？當我們能夠和願意整合我們的經驗、圖像、想法或理論、行事，並且是以與他人合作或分享的方式進行，從中學習所得的便是扎實可靠的知識。扎實的知識是「反思」與「批判」的產物，即裡外一致的知識。我們反思時，便衍生與自己的經驗/情緒、圖像、想法/理論、行事有內一致性的知識。當我們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反思，便是實踐批判。批判是努力嘗試使自己從主觀及教養的框框釋放出來，以「他人」的目光去判斷自己的知識，使思想得以拓闊，從而令知識更可靠扎實。依納爵靈修是以行動為目標的靈修，將反思和批判兩個幅度結合，有利於累積行動所需的扎實知識。依納爵式的個人或小組明辨通常是以反思和批判兩者交替的循環形式進行，其中包括了與天主、自己、他人「交談」。

依納爵式明辨特別著重圖像的辨別，因為圖像將情緒與想法連繫，對我們如何做決定和行動有巨大影響力。圖像的辨別有其基本重要性，當我們仍在靈性交談和個人反省的層次，仍在尋找意義作為訂定具體方案去解決實際問題的先決條件和步驟，圖像的辨別出現。

我在本文會分享三個於依納爵靈修及中國傳統均有深厚根基的圖像。作為一名在中國服務的耶穌會會士，這些圖像幫助及指引我很多，展示出我個人學習所得，及我如何將那些對我在中國服務的方式有重大影響的依納爵靈修元素整合。它們結合起來成為富韌力，但幼細有彈性的線，幫助我將以下四項串連起來：

（1）神操；（2）耶穌會的會憲及其他重要文獻；（3）我所服務、置身、生活的中國，包括文化、政治、宗教等；（4）我的個人經驗。這三個圖像代表了我學習得來的三個極重要領會，可以三個中文字象徵：（1）學習與異於己者交談，以「仁」字象徵，

即人類；（2）學習對不大可能的事抱有希望，以「望」字象徵，即希望；（3）學習如何藉建立「同心協力為使命」的精神使自己成為「無用」的，以「道」字象徵，即途徑。

學習與異於己者交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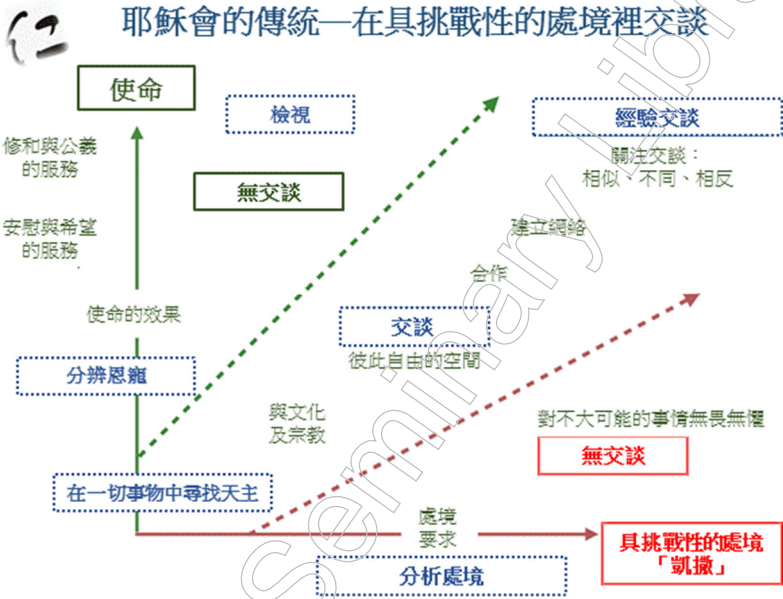
自聖方濟·沙勿略於 1550 年抵達上川島，後於 1552 年 12 月 3 日於島上去世，耶穌會會士開始投入此富挑戰性並帶來改變的工作——與異於己者交談。自利瑪竇的時代及耶穌會會士開始在中國傳教，會士一直被「仁」字吸引，「仁」的寫法是「人＋二」。中國人視人之為人在於其與他人的關係，現代儒學者則稱此為同理心。兩個人之間的距離及差異愈大，人之為人的經驗則愈豐富，即個人身份的意識愈深。

在中國利瑪竇社會服務工作的十三年間，我非常感恩能夠和與自己不同的人建立密切關係，成為他們的同伴。他們有受痲瘋影響的人、感染愛滋病毒的小童和成人、服務他們的中國修女、身處險境的婦女（例如：性工作者）、政府官員等等。在中國多年，若要認識我自己，無法不提及他們。他們構成我的身份的一部分，也影響到我如何理解耶穌會的使命——耶穌會會士身份的根源。他們中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員，已成為我的朋友、工作夥伴，當然也是我最好的老師。和與自己不同的人交談，意味一個漫長的過程去認識是甚麼將雙方聯繫起來、在甚麼地方大家可互補不足、是甚麼將雙方推向異路或似乎是對立的方向。此交談的真正意義在於形成彼此自由的空間，比純粹的磋商更深入，因為交談改變及深化我們的身分。

交談永遠是一個使彼此自由的邀請。對此交談的邀請的回應可依據三種可能出現的空間分類，每一種空間以一不同的圖像表達，界定我們與他人和環境的關係。兩種是「非交談」空間，一種是「交談」空間。第一種空間以「籠」的圖像表達，當我們為求生存，不惜違背使命，選擇「完全順從環境的要求」，就是選擇了「籠」。第二種是選擇「不向環境低頭」，此空間可能是受到某種「殉道者圖像」所啟發，然而長遠來說，會有令使命失效的風險。最後，第三種空間是「交談」空間，靈感來自中文的「仁」字。我們可稱此交談空間為「與處境交談中的使命」——一個同時改變使命本身及處境的使命。

以「仁」字代表的「與處境交談中的使命」是一直引導耶穌會會士在中國服務的理想和圖像，因為交談於依納爵靈修是根深柢固的。依納爵靈修基本上是一個交談靈修。交談建基於，同時亦擴展「彼此自由」的空間：天主的自由、人的自由、在過程中此人的陪伴者的自由。因此之故，即使及特別是在極艱難的環境，面對那些似乎是反對我們或有能力傷害我們的人時，交談亦已銘刻在會士的基因裡。所以，交談從來不只是為實踐使命而與具挑戰性的環境和要求週旋的一個手段。正如在第三十六屆耶穌會大會所說，交談本身一直是耶穌會推動修好及公義的服務的基礎部分。根據會憲第 35 號所列，依納爵式的機構具有五個特色元素。我相信此五個元素就是有利於在具挑戰性及衝突的情況下，建立「與處境交談中的使命」的空間的五種交談態度和做法。首要的元素是「在一切事物中尋找天主」，接著是「分辨恩寵」、「檢視」、「經驗交談」、「分析處境」。最近一屆的耶穌會大會以此傳統及交談使命為基礎，並因應時代需要作出調整，採用

了「與文化及宗教交談」、「與他人合作」、「建立網絡」、「對不大可能的事情無畏無懼」等用語。



學習對不大可能的事情抱有希望

交談不是一個速見成果的選項，特別是當我們面對的是困難和具挑戰性的處境及環境。很多次，我們未見其成效已要為交談此選項付出代價，而代價可以是誤解、孤獨或孤立、誹謗、迫害，甚至是殉道。利瑪竇或中國的金魯賢主教、薩爾瓦多的羅梅洛主教和其他殉道者、耶穌會士雅魯培神父和耶穌會難民服務處，或最近在津巴布韋的耶穌會士穆科諾里神父（Fr. Fidelis Mukonori S. J.）等等形形色色的故事皆可為此作證。

那麼當交談看似不可行或沒有成效時，有甚麼支持我們繼續此選擇呢？這問題將我帶向我在中國生活時學到的另一要點：對不大可能的事情抱有希望。此點可用中文的「望」字表示，意思是希望。

在困難的環境裡，仍能對交談保持深度信賴，其根基乃在於希望。典型的例子可見於聖依納爵在臨終時寫給會士樂文神父（Fr. Alfonso Roman S. J.）的信件，聖依納爵囑咐樂文神父在薩拉戈薩籌謀成立耶穌會學校時，應持甚麼態度面對矛盾和反對：

普遍的經驗是矛盾愈多，果碩愈豐。雖然耶穌會習慣有更好的基礎，但是得知你已為矛盾奠下如此深厚的根基，相信我們可以期待宏偉的靈性建築。我們為此誠心向天主祈求。（〈聖依納就矛盾的靈性價值致函樂文神父〉，1556）

廿年前我們開始在中國服務痲瘋病人，從物資和靈性的角度來說，當時的情況是極之惡劣和極端。大多數人，包括受痲瘋影響的人，不明白為何與我們一同工作的修女願意離鄉別井來到中國最荒蕪偏僻的地區，與病人一起生活。那時候，「你何時會離開？」是我們和謙卑善良的中國修女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十五年前，我們開始服務愛滋病人；五年前，我們開始服務身處險境的婦女，相同的情況均出現。

「望」字的字形是一名士子腳踏實地地觀月。對我來說，此圖像的意義是：（1）感恩過去；（2）愛惜現在，包括目前的境況；（3）盼望未來。對過去心懷感激指承認我個人的歷史和我的當前任務的歷史，並對這一切經省思後心存感激。愛惜現在是每天大膽地服務，及與眼前的實況交談，明白如此做的目的是準備自己迎接未來的禮物。盼望未來指視未來為禮物，雖然它看似遙

遠，但是若我們愛現在的話——與現在交談及投入當下，則會日漸接近。廿年前，修女來到這被孤立的痲瘋病者的住處時，此處是被分隔和遺忘的地方，但是今天已被改造成大家互相幫助支持的團體，經常有訪客到來探望，亦與當地社區建立聯繫。昔日是遙不可及的「月」只能被視為理想，今天已是可觸摸得到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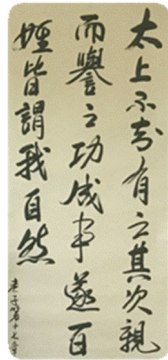
在耶穌會的近期文獻裡出現的詞彙，「希望」肯定是最重要的用語之一，亦絕對是我在中國服務期間得到的最珍貴禮物之一。實踐由「對不大可能的事情抱有希望」所培養出的「大膽」應是依納爵式機構的特色。心懷大志，以行小事作開始，並以明辨的方式進行。

學習如何成為「無用」的：依納爵式的「道」

我學習旅程的最後一步與第三個圖像和中文字有關：學習如何藉建立「同心協力為使命」的精神使自己成為「無用」的。

老子說最高明的統治者，人民並不知道他的存在。到他完成他的工作，一切順利時，百姓說是我們完成的。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道德經》第十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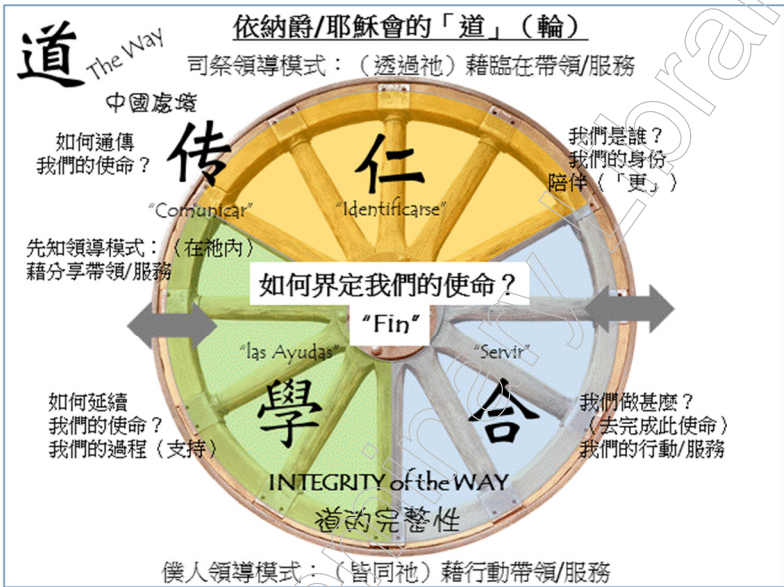
The Way of the Sage King
Book of Lao Tse, chapter 17th

利瑪竇社會服務在中國不同省份持續服務達三十年，這是最有力的證據證明使命最終得以延續依靠的是整個團體而非個人的服務。

耶穌會的行事方式的一個核心元素是建立宗徒性團體去實踐使命。使命——不屬於我們——不是交託予個人，而是交託予整個宗徒性團體。依納爵和耶穌會的方式在此方面與中國的「道」——聖君之道——不謀而合。在中國的環境裡，法規、主事的官員及社會政治條件改變迅速，當會士要與政府建立互信關係，此元素顯得尤其重要。

在團體裡實踐依納爵靈修，能提供不少領袖元素，因為依納爵靈修屬行動型的靈修。當團體或機構應用此靈修時，它就成為在該特定的處境中建立宗徒性團體去實踐使命的靈修，培育團體實踐使命的同時也培育個人。依納爵在耶穌會的會憲強調融合是培育個人及整個宗徒性團體的關鍵。

我想以道教和佛教的兩個圖像結合成為「輪」去代表依納爵所強調的融合。依納爵靈修是將不同元素融合的「道」，正如輪子一樣。我相信有五個西班牙字詞是聖依納爵再三使用去傳遞神操和耶穌會會憲的核心概念，就像是此「依納爵輪子」的不同元素：「*El Fin*」是目的或使命；「*Identificarse*」指效法、跟隨、依附人性基督（在基督內建立自己的身份）；「*Servir*」是服務或幫助人靈；「*las Ayudas*」指有助我們建立自己的身份及去服務的所有不同靈性或物質上的支援和慣常做法；「*Comunicar*」是與他人（團體內或外）分享和交流我們的使命，好能吸引他們加入或更融入宗徒性團體。



輪——將機構或團體內不同的功能和神恩融合——
象徵依納爵的「道」

我用四個中文字表達這四個依納爵的思想：「仁」指人類，與我們效法基督的謙遜和貧窮，建立自己的身份有關；「合」是合作，與他人一同服務有需要的人；「學」是學習，學習如何以可持續的方式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傳」是分享與傳遞。

此四個範圍實際是團體或機構內的不同領袖魅力的表達。透過它們，聖神與整個團體分享基督的僕人使命：（1）司祭——藉臨在服務、（2）僕人——藉行動服務、（3）先知——藉傳遞服務。我深信依納爵式機構的領導者的其中一個功能是將團體內不同的領導神恩或方式融合。

結語：成為「無用」的領袖

依納爵靈修是學習與基督的謙遜和貧窮一致的一條途徑。若能在團體或機構內培養出為使命「同心協力」，我們就是如《道德經》第十七章所說的，學習成為「無用」的領袖。英明的領袖最終會成為「無用」的領袖，令大家說：「我們成功了」。

藉實踐「仁」學習「與異於己者交談」；由「望」啟發學習對不大可能的事抱有希望；由「道」——聖君之道——學習使自己成為「無用」的，是一條漫長的路。當然，我距離「畢業」甚遠。中國有一句說話：活到老，學到老。